

# 寻梅记

梅兰芳诞辰 120 周年特集







净法寺是百分之八十以上高级国产漆的产地，铃木健司制作的漆器就摆放在这里的“滴生舍”店内

在漆树树干上割出宽一厘米左右的切口后，马上就有乳白色的汁液渗透出来。日本人从绳文时代就认识到，这些树脂是能够绽放出优雅光泽的坚固涂料，它能够提高工具和器皿的耐磨性，在制作和装饰佛像时，它也被用作黏合剂。自古以来，这种光亮润泽的天然液体被应用在各种领域。日本人对漆的喜爱使得漆器在海外被称作“Japan”，美丽的漆制品成了日本最具代表性的工艺品。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现在日本国内漆液流通量的百分之九十八都是以中国漆为主的舶来品，日本的国产漆总量已经非常少。而国产漆中数量珍稀价格昂贵的上乘漆液有百分之八十都来自岩手县二户市的净法寺町。

净法寺漆是日本漆的高端品牌，品质与价格都很高，但割漆业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却没有人给出定论。当地的天台寺中还留有漆器寺宝若干，据说自奈良时代天台寺建成以来，漆器都是由僧人们自己制作的，有一些供参拜者使用。信徒们在使用这些漆器的同时，也将这种涂漆技术传到了民间，至今仍然沿用的“御山御器”一词指的便是当时庶民使用的饭碗、汤碗、盘子三个一组的漆器餐具。之后在幕政时代、南部盛冈藩的统治下，这一地域被指定为特供漆产地，这里采集的漆被禁止向外界流出。代表这一时代的漆器是施有金箔的“箔碗”，作为向藩主进献的贡品而闻名。到了明治时代，箔碗被废弃了，但以“御山御器”为开端的平民漆器随着大正、昭和时代的到来，需求量不断高涨，然而战后经济的高速发展使得进口的低价漆器开始流通，工业化、批量生产的陶器和塑料制品占据了日用品市场，高品质的漆器渐渐被排挤出了人们的生活。净法寺一带是非常适宜漆树生长的山地，又没有其他显著的产业，因此割漆业成了这里的招牌，一些现役的割漆

鈴木健司  
淨法寺漆

采访 / 撰文：美帆 摄影：青木伦纪 翻译：武岳

职人长期定居在这里，但即使是这样，净法寺漆还是进入了危急存亡之秋，割漆业濒临崩溃的边缘。幸运的是，2007年开始的日光东照宫“平成大整修”将净法寺漆从绝境中拉了回来。这座为了祭奠德川初代将军德川家康而建的神社，在修复过程中秉承使用百分之百国产漆的方针，使得净法寺漆找到了自己的用武之地。人们意识到，国产木材建造的建筑物还是要配上国产漆才更经久耐用，自此，国产漆的魅力便重新绽放开来。然而在现代化的大潮面前，1950年的300多位净法寺割漆职人，如今只剩下20人。而其中的一位，为了延续高品质国产漆的命脉而拼尽全力传承技术的铃木健司先生，是现今净法寺唯一一位自己采集漆液，自己上漆制作的职人，他发自内心热爱着漆器事业。

9月初的一天，我们拜访了铃木先生的割漆工作现场。从净法寺市政所开车15分钟左右就来到了没有柏油的山间土路，又继续开了一段便到了。我们刚从车上下来，铃木先生就点燃了爆竹。“这一带有熊出没。”他解释道。一时间，爆竹炸裂的咣咣声在寂静的树林中回响着。据说在夏日的最盛时期，早上六点来这里还能遇到羚羊。一般来说，熊听到人说话的声音就会逃走，而羚羊则可能突袭人类。通常，割漆工作在6月上旬到10月初这段时间进行。除了下雨天以外，周六周日也不休息，职人们每天从早到晚一直在森林中忙碌。

福岛县会津市出生的铃木先生12年前来到净法寺。他出身于一个经营漆器制造的家庭，当到了继承家业的年龄时，在“想要用国产漆制作品质上乘的漆器”这一强烈的意愿驱使下，他离开家到外面进修。“大学毕业后我一度在仙台的运输业工作，以结婚为契机才回到老家，跟着



铃木健司的九寸圆盆、小碗、波纹杯，原本根植在日本人生活中的漆碗，不知从何时起已经变成一种奢侈品。从木质开始仔细甄别，带有制作者个人特征的漆器被重新发现价值，使用稍微昂贵一些的日用品的人也开始多了起来



五千年前，苗人的祖先蚩尤部落跋山涉水，从中原迁往云贵高原和世界各地，伴随着一路的花鸟鱼虫，朝着太阳落坡的地方寻找故乡。因此，花鸟鱼虫是丹寨蜡染中最重要的四种图案。小花喜欢那些抽象的花鸟鱼虫图案。



[etiquette]



朱赢椿说，每天在北草园里上演的虫子的生活、草木的生活，其实也就是他的生活。他会在学校的同一位置，记录风、雨，一岁一枯荣，季节的变化，生命的始终。从2010年开始至今，他用随身携带的相机捕捉看到的昆虫世界，拍摄昆虫的日常，录下昆虫的鸣叫声。新书《虫子旁》是他的私人观虫日志。





最不那么碎片的一个片段，是刘传宏记忆里他居住的桃花酒家，“我觉得那很像一个龙门客栈，进进出出着各色的人，有从山西往河南运货的货车司机，还有贩羊的，猎人等等——我甚至能闻到猎人们背着的猎枪里，冒出的硝烟味。”

刘传宏《桃花酒家》局部，2007年

“在山里有一个很大的乐趣，就是骑着我的摩托车去山西到处漫无目的瞎转，去山顶羊佬岩村玩。羊佬岩村是山西平顺县境内的一个小山村，它就在桃花洞村的上面。河南和山西省在桃花谷有一个交界线，如何划分这个界线呢？就是山顶上是山西，山下是河南，以树为界，山腰上的岩石都是山西的，底下长树的部分都是河南的，我喜欢这种跨省穿越的感觉。”

刘传宏《桃花酒家》局部，2007年

2002年底，刘传宏到桃花洞村租了地，盖起一座约200平方米的房子，2003年“非典”结束后，房子盖好，自此开始隐居，一直到2007年。“一开始我进山的时候，因为我房子的工程没有让本村村民来干，有的山民会不高兴，后期我不得不做了大量的工作来把关系搞好。因为我缺乏在农村的一个常识：你如果有建筑活儿，如果邻居有能力做好，你最好要让邻居做，这同时也意味着对他们的尊重。但是我当时是不想跟近邻有经济往来，那样我会很不好意思。结果犯了一个错误，现在明白了。”

刘传宏《桃花酒家》局部，2007年

没有网络信号，不打电话，不出村子，每天干些农活——除了200平方米房子还有三分田地，一个人。

刘传宏《桃花酒家》局部，2007年

“我来山里的目的是画山，但当我真的开始进入大山时，却发现自己手足无措。从前受到的专业训练在这里都没有用了。油画技巧表现中国山林并无前辈高手可以借鉴。而西方传统技巧对于中式风景同样不适用。所以必须自己创造出一套匹配山林的独立技巧，才能表现好眼前的悬崖峭壁，高山流水。这个时候真的很痛苦，眼前茫然一片。我的习惯是，没有感觉，绝对不会去触碰画笔的。后来我想明白了，先在这里过生活过日子吧，慢慢地融入桃花谷。这跟人相处道理一样，要先熟悉他，才能了解他，最后成为好朋友。”

刘传宏《桃花酒家》局部，2007年

在那几年里，刘传宏创作了《日记及山民旧影》、《山林绘本》，其中《山林绘本》的创作开始于2005年，是关于河南林县和山西平顺县山区的风景，同时，也记录了他那时的生活轨迹。整组作品里有多幅半写实、半印象派的油画，是山林里的风物，“我画的全是夜晚的景象，白天用写实的方法画出轮廓，晚上回到屋里，再凭印象画出那些景象夜晚里的样子。”刘传宏喜欢山林的夜晚，当月光下传来远处林间里的风声，或是溪流里的水花击打石头，那些声音在夜晚里都被放大，也较白天更给他想象，他要画下来。观看那个时期他绘画的山林风景，会让人联想起中国古代的山水，“我现在也是看古代水墨最有兴致，喜欢。”

山林里的生活简单而平静，朋友也很少来，“小那——那颖禹——会来，那些年就是他和和我互相给了对方很多支持。”那颖禹是刘传宏当年在河北师范大学读工艺美术专业时结交的好友，独立电影人。“那几年我最大的收获就是交了他这个朋友。”他们互相鼓励对方，刘传宏称呼那颖禹“那大师”，小那称他“刘大师”，精神胜利法的交叉运用，让刘传宏度过了他在隐居期间最茫然的五年。

刘传宏《桃花酒家》局部，2007年

“那时候完全不知道未来会怎么样，不知道自己还能做什么。”让刘传宏回答“为什么会隐居”，他一定要在安静思考一阵后才能给出答案，貌似一个理由是不足以说明那段时光里的那个自己的。

三

刘传宏《桃花酒家》局部，2007年

在刘传宏的作品里，常常出现伪造的证件，比如他编造的故事里，主人公刘先生拥有的学历证书等等。画作中出现的证书、信件，皆是刘传宏模拟民国时期使用的纸张效果，用油画画出来——观众若是没有看过油画原作，仅看电脑里的图片或者印刷品，或可误当成是古旧文件。

刘传宏《桃花酒家》局部，2007年

“可能是因为我自己没有任何学历档案，所以我心理上反而特别在意这个，作品里一定要杜撰出一个可以证明自己的东西来。”其实刘传宏是有小学毕业证的，可惜存放多年早已遗失了，等同于无。

刘传宏《桃花酒家》局部，2007年

1975年，刘传宏出生于吉林省长春市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早年毕业于东北师范大学，后来是长春颇有声望的教育学专家。刘传宏在家排行老三，上面还有一兄一姐，“哥哥姐姐学习都很好，而我读学校的课本很痛苦，经常逃学在家读父亲的藏书。上初一的时候，全班倒数第二。”排名倒数第一的是一个完全放弃自己、考试交白卷的同学，而刘传宏处于半放弃状态，“父母觉得这样不是办法，就让我休学了，送我去吉林艺术学院学画画。”当时是1989年，刘传宏被安排进大学里学习素描和色彩，和他一起学习的都是大学生，“只有我是一个初一的学生，可是那时候是我最快乐的时候，心里觉得‘一座大山搬走了’。”一年后的1990年，刘传宏又被送回学校里重新读初中一年级，“这一年就觉得学习容易了许多，因为那些知识我以前都学过，当然升到初二以后又变得困难起来。”他像是陷入了文化课的障碍里。

刘传宏《桃花酒家》局部，2007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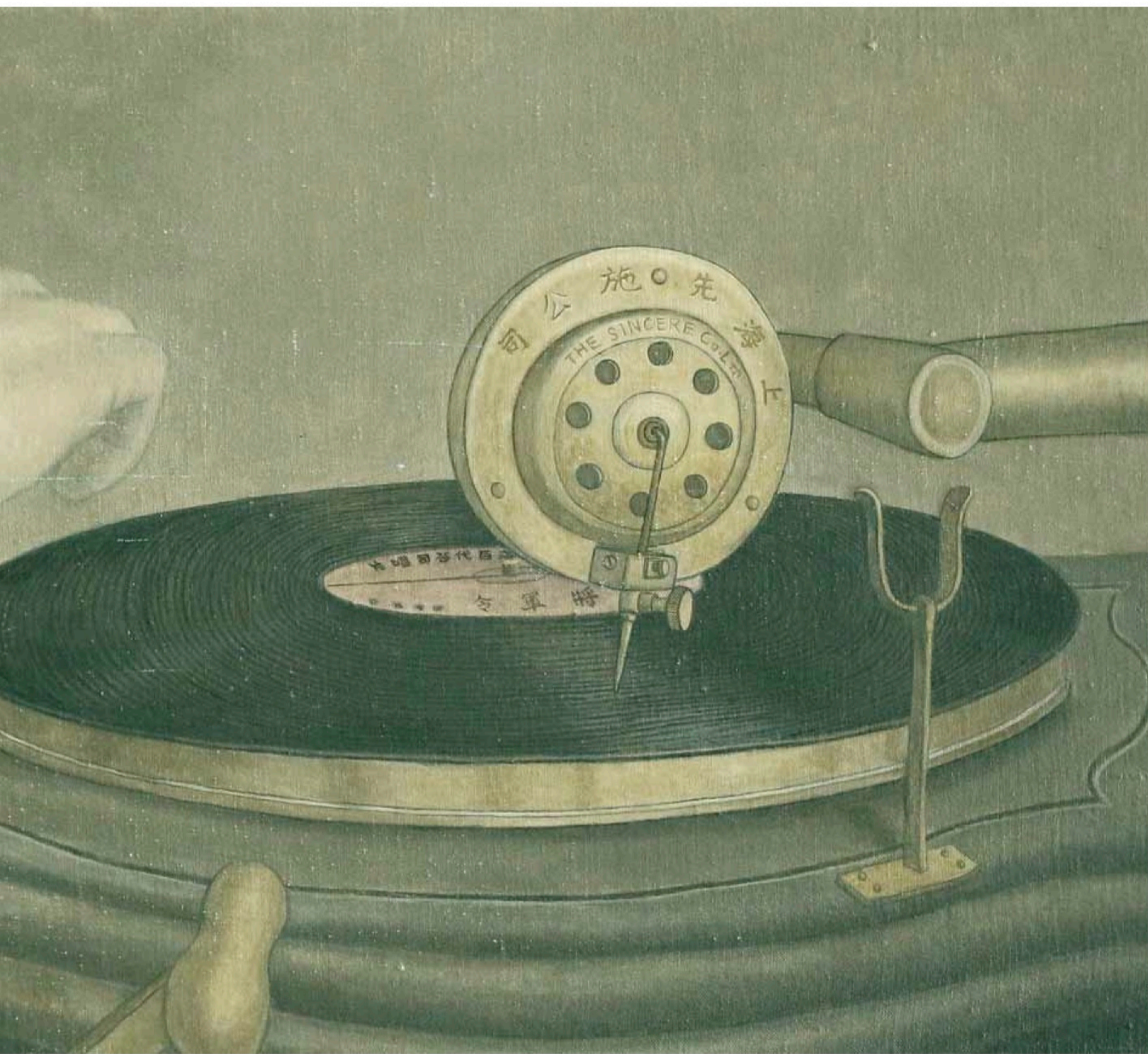
“1992年去读长春市美术学校，这大‘成功’了，当上了班长。”从原先成绩最差的学生，到艺术类学校里的优等生，刘传宏再次从地狱升上了天堂。“当时有一位从东北师范大学油画系毕业的老师，名字叫张帆，从他那里，我知道了谁是德加，谁是莫奈。”张老师是刘传宏认可的老师，可惜之后张老师离开了学校，这促成了刘传宏失去了获得毕业证书的可能，“张老师一走，我就觉得没什么可学的了——其他老师教的东西都没有意思，这个时候书还有什么好念的呢？”刘传宏直接离开了学校，“没有通知学校，就是不去读了。”



刘传宏《桃花酒家》局部，2007年

《皖南纪事》整件作品由三十八幅油画和近百幅日记、地图以及攻击计划图等构成，一共十四组。“身份由流民知识分子转变为悍匪。成为一个具有‘知识分子’和‘匪首’双重特性的边缘人。他从对依附于日本政权的中国乡村维持会和富商的攻击行动中获取钱财，在旅行和细致的村镇社会调查中寻求内心的安静，出没于崇山峻岭和城镇中的‘社会土匪’与‘革命者’之间的差别其实是微乎其微的。”





在整组《皖南纪事》作品里，出现了大量日记、笔记、地图、档案，皆是刘传宏用油画的手法，虚拟出来的“文献”，虽是虚拟，画面中出现的物品，都是作者按照那个年代真实出现过的实物为基础来绘画。

H

离开高中，刘传宏去读自考班，之后考入了河北师范大学的工艺美术专业。度过了一段愉快的图书馆里的自学生活、结识了那颗禹等好朋友之后，刘传宏再次做出了又绝证书的选择：又退学了。理由仍然是觉得学不到新东西，“又不想留在那里混文凭”。

1997年，他去了华北油田的一个美术班任教。“学生都很喜欢我的课，我不用课本给他们上课，给他们看我收藏的欧洲那些油画大师的原版画册。”1998年，刘传宏再次得到学习的机会，他去了深圳，跟随一位古典油画技法高手系统地学习油画技法，1999年离开深圳，想要创作属于自己的东西。

当时他给自己确立了一个选题，“《西游记》，我读了十几遍，于是就把选题定位《西游记》。”尽管没有任何文凭，但是刘传宏从小就喜欢读各种书，从《三侠五义》、《老残游记》，再到国外哲学著作，他都熟悉。带着这个创作计划，他住进了河南天平山的一个十方禅院里，“禅院是明代的，没有电。我在那里住了两个月，老和尚让我住在大殿里，用砖头当床脚，再用木板铺上。”条件艰苦，但已是寺庙给他最高的礼遇，“当时大殿里有十八罗汉的造像，一住进去，就感到毛骨悚然。”古寺里的强大气场，一时震慑到他，感受到恐惧与怪异。“夜里老鼠钻到我床下，发出咬粮食的声音。因为我把粮食放在那里。”之后刘传宏把粮食挪走，第二晚的睡眠就安稳了。

两个月里，他每天锄地、担肥、读经、砍柴。

#### 四

“后来老和尚让我跟他去深山里采药。”接着奇异的事还在发生，“后来山下来了一个痴汉——痴痴傻傻的，在流浪，老和尚看他可怜，就收留了带到寺里来，给他吃的，带着他干活。”

在寺里，有一个修行的人名叫刘漳，他来到这个寺院已经三年，这个人当时有30多岁，老家是河南平顶山的。“为什么来到这儿待这么长时间呢？是因为他以前带人挖煤矿，然后煤矿塌了——就是现在说的矿难——他带出去的老乡有牺牲的，他就不敢再回家，只能是在外面流浪。来到了这个山里面，老和尚收留了他，他比较年轻，很能干活。后来在寺院里面也发展成一个主要劳动力。刘漳称呼那个痴汉叫‘八戒’，指挥他做这做那。我当时就突然有了想法，眼前的两个人，分明就是悟空和八戒啊，而老和尚不就是唐僧吗？”

在这一年，刘传宏创作了他的《西游记》。在这组作品里，刘传宏跳出了传统小说的思维，引入许多他在乡野之间感受到的人物关系。在作品的开篇，刘传宏列了“《西游记》隐士人群类型划分及地理位置略表”，他把猪悟能列为中农，沙悟净和金鱼仙列为流寇，白骨夫人是破落地主，蜘蛛精是中等地主，豹仙是拥有武装团的地主……而所有妖精的山头诸如高老庄、黑水河、隐雾山、盘丝洞，在刘传宏的列表里皆归类为“隐居地”。

而这组作品里的每幅油画，形式上都是一幅地图——地图上出现的《西游记》人物，没有展现他们互相战斗的情节，而是如各自隐居般生活在他们的乐土上，小国寡民，其乐融融。

“猪八戒是农民阶级，因为我觉得八戒身上有非常典型的中国传统农民脾气秉性：他挑着一个担子；后面扛锄头的是他媳妇紧随其后。刘传宏版本的猪八戒是有自己的产权房产和媳妇相伴终老的。原版《西游记》里八戒的终极幸福就是想娶媳妇过日子，但现实是一直没有美满的婚姻。本来娶了高老庄的姑娘，也被师兄孙悟空拆散了。于是在我的作品里，给他设计了一个男耕女织的幸福家庭。”

“刘三先生”也第一次出现在了作品里，他站在了妖精们的版图上，有时如路人甲，有时则做着悠闲的事也如隐士一般。有些融入了作者的戏剧趣味，比如在描绘玉兔仙时，图中左下角的人物是刘三先生，而对刘三先生的角色设定是：玉兔仙的意中人。

这应该是刘传宏第一次践行这种把自己投射到自己编制的故事里边，此后这种模式成为他创作的习惯。

“我觉得从我创作《西游记》开始，我才真正找到了自己创作的方向，而此前都是迷茫的。”然而尽管找到路线了，他的作品却没有立刻兑换成可以用来维持生活的物资，“没有收入，也不知道未来是什么样子。”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他在桃花谷隐居的第五年。

“我在山里面很愿意做的一件事情，是每天晚上一边喝着小酒一边看电视。外面暮雾萦绕，白雪染山，缩在屋里面围炉饮酒是再幸福不过的事情。”在山里刘传宏是用卫星接收器，也就是那种大锅，“在城市里不允许安装，你如果私装会被罚款。有了卫星天线之后，我的视野就变得很宽。收的台太多了，我甚至可以看到阿拉伯台，阿拉伯台有10个。当然我听不懂语言，但是看人也很爽。有美国、意大利，中国台湾、香港。香港台我比较喜欢看，当时凤凰卫视跟现在是不一样的，里面有很多牛逼的内容。”当然他最喜欢看的还是法国时装台，“刘三先生虽然听不懂法语——英语我也听不懂，但是屏幕上的模特身材很好，很漂亮。”







《皖南纪事》第二集第二场·刘先生携八人进入乌溪。“天色已晚·先生上炕睡觉·桌上只燃着灯草二根之火·一切行动只好在暗中摸索·昏昏睡去·无梦。”在绘画时·刘传宏在画面上制造了一些“陈旧”的效果·宛若老照片表面磨损的痕迹·也像老电影胶片上闪烁的雪花。





冰块在不断移动，在这移动的过程中，它们会碎裂、崩塌、融化

在万古的冰川中，艰难环境和寒冷的空气，  
局限了欲望，却洗净膨胀的油腻，内心一片清静。





这些鬼斧神工的形状、和幻觉般的材料感，让我们不知究竟是在自然中，还是在了一座雕塑一幅油画里

是冰川的肖像，而非自然的风光，  
他给这些摄影作品取名为《丰碑》，充满敬畏。



LIFEMAGAZINE

月刊

ISSUE 108

NOV 2014

HK \$80

RMB ¥50



另一种

WAYS OF LIVING

马可 | 无用之用

刘传宏 | 皖南纪事

朱赢椿 | 虫子旁

Fabien Baron | 在冷酷尽头

Meeting the Odyssey | 遇见奥德赛

寻梅记 | 梅兰芳诞辰120周年 特集

ISSN 1005-0493  
9 771005 049141